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四十五 六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錄監生臣王㕡愚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四十五

明 楊士奇等 撰

治道

宋欽宗即位初李綱上疏曰右臣伏覩皇帝陛下誕膺天命撫臨萬邦天地神祇永有依歸華夏蠻貊永有承事神人交慶海寓騰歡道君皇帝體道法古因天順人不貳不疑傳付大器授受之際燦然明白雖堯之禪舜

何以加此下視漢唐無足比數此誠宗社之休而生靈之福也然臣竊謂陛下主鬯春宮茲踰十年孝友之美實形四方英偉之姿久動群聽道君皇帝眷佑一德方茲艱難付以宗社生靈之寄天之所歸豈曰人力然而方今勍敵憑陵邊隅孔亟姦邪充斥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適當斯時得不上應天心下順人欲外攘勍敵使邊隅之患寧内誅姦邪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所以付託陛下之意哉適者道君皇

帝下罪己詔罷不急之務蠲煩苛之令除掊克之法拓
徠忠讜之言討論捍禦之策唱於前陛下不可不和於
後造於始陛下不可不續於終正猶堯之禪舜論共鯀
兜苗之罪皆在堯時而四罪之誅使天下咸服必居舜
曰然後元凱可進法度可修四目可明四聰可達庶政
惟和萬邦咸寧以成垂拱無為之治仰惟道君皇帝既
巳為宗社生靈之故親御翰墨悔前日之非播告四方
不匿厥旨矣則夫左右恩寵之臣造作邊事養成禍胎

屢覆王師貽患宗社有如童貫者招權怙勢首為兵謀以佞幸之資據師保之任有如王黼蔡攸者以穿窬之質挾姦雄之謀作奇技淫巧以蕩上心運花石竹木以斂民怨有如朱勔者豪奪民田掊斂財賄剥下奉上依勢作威有如李彥者恃寵眷之私擅威福之柄招兵自衛失禁旅之心有如高俅者罪實比於四凶誅宜行於兩觀陛下以其久在道君皇帝左右之故未欲誅殛亦宜流竄遠方以正典刑而自即位以来今已累日寂然

未聞決斷之詔群心憂疑其何以仰副道君皇帝畀付之意上應天心下順民欲而使邊鄙懷我德威逡廵而不敢進哉臣愚伏望陛下運以乾綱照以離明為宗社生靈大計斷而行之天意昭荅人心恱服則邊鄙不難禦矣昔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陛下即位累日而未行虞舜之政臣竊惑之至於宰相臺諫之臣亦宜罷黜慎擇其人以協惟新之政何則天下之事惟宰相可行而臺諫可言坐於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

否者宰相也立乎殿陛之間與天子爭是非者臺諫也宰相得行其道臺諫得行其言一失其職則為宰相者何以揆百官而撫四夷為臺諫者何以糾官邪而諫王惡昌寵尸禄無補國家噤默不言致危宗社其罪豈淺鮮哉臣竊觀道君皇帝深悼前失欲收天下之心而降哀痛之詔罪己之言所不忍聞仰讀之人為之掩泣此誠禹湯之用心也抑畏之極至於感疾遜位退居舊宮人主如此而宰相臺諫之臣偃然如故恬不為怪此何

理也譬猶庸醫之療病已致人於危困猶且顧視財賄自為身謀不忍捨去而慮他人之軋已也求病之瘳豈可得哉為今之計正宜深訪博採求人於閒廢疎賤之間所謂擢卒為將拔士為相者正今日急務也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愚戇無取惟好讀書深考古人論議天人之際竊有所見往年任起居郎日因都城暴水變異至大甞具狀奏乞因侍立直前奏事區區之誠以謂陰氣太盛恐有盜賊夷狄兵革之事有其兆而未見難於顯

言故欲面奏尋蒙謫降惓惓之忠無以自達去國七年而盜賊夷狄之患相仍如此乃知天人之際若合符節不可誣也請以比年以來天人之際及今日之事為陛下詳言之崇寧之間蚩尤之旗見其長半天宣和之初赤氣夜起自西北至於東南此皆兵象禍大而應遲今年冬日之至熒惑入南斗端誠殿稱賀梟鳴於廷此皆不祥之兆惟正心修德大有變革乃能消弭禍故導迎福祥昔宋景有善言三而熒惑為之退三舍此必至之

理不可忽也陛下傳位之初前兩日昏翳四塞日光不明陰慘之氣無風而慄至暮日入赤光散溢此君道衰弱議論未決之兆也陛下即位之日日暈五色帶黄赤珥兩日相摩正同藝祖受命之應此天人恊贊之符也然而御垂拱殿見群臣之後蒙氣四起暴風從西北来越翼日天氣清潤日華騰輝明而未融方中蒙氣復作至暮乃散臣竊以法推之日者君象君以剛明為道君道明則日光盛而群陰伏今如此者殆陛下即位之初

退托謙損未總權綱之所致也平時猶可如此今事勢迫急敵國寇邊日有變故乃宗社安危之秋豈可平時比哉上天垂象所以警戒陛下者甚厚願陛下察臣前之所言密詔親信大臣條具過惡之甚者明正典刑過惡之輕者量加貶謫然後下寛大之詔一切不問其餘以安反側則主勢强而天意得人心服矣推此以往雖致極治之太平可也臣素愚直為衆所知方陛下聽政之初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赦其罪而取其忠天下不勝

幸甚

靖康元年三月校書郎陳公輔條畫十二事上奏曰臣近者兩蒙聖恩召對親奉玉音事平之後當急於圖治此實天下幸甚臣不勝踊躍抃蹈之至臣聞之聖人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凡興事造業扶危救衰要當勇於力行敏則有功烏可以後時哉伏自陛下臨御以来天下延頸舉首伺望新政遲遲未聞民固惑矣況今宗廟垂休神祇降福陛下聖德所感强兵宿将皆願盡力

軍聲大振敵氣已奪欲和與和欲戰必克事之可平在旦暮矣然則陛下圖治之計宜早定睿謨以慰天下之望不可緩也臣自念平昔有致君澤民之志有犯顔逆耳之言無路而不得進今幸遭遇陛下慨然願治容受直辭乃臣自效之秋臣不避萬死條畫十二事皆今日治所宜先者預以奏聞伏乞聖慈貸臣狂愚少賜睿鑒

謹具列其目一曰審因革臣聞聖主立法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可則因否則革未嘗拘於一而不知變也國

家祖宗之法善矣至治平而稍弊故神宗皇帝革而新之凡以隨時之宜適民之欲耳比來專以不變煕豐之法為紹述之孝不問時之所宜民之所欲者曰以不變為孝則是神宗自不當變祖宗法蓋法無必因亦無必革惟其當而已況今吏員猥多賦役煩重政令數易紀綱隳壞以至養兵取士馭吏牧民皆不如古法至於此而已弊矣尚何紹述為哉臣願考祖宗之法與今日所行善者因之否者革之詳求博取精思熟慮擇其至當

者著一代良法不必拘拘以紹述為名而失其實也二曰論大臣臣聞天子所與共天下者七八大臣得人則朝廷正百官治海内和平四夷效順茍非其人天下不安豈可不論哉傳曰人主之職論一相相之難其人久矣古之論相必曰才足以有為識足以有明量足以有容三者固難全矣有一於此亦可任焉乃若以道事君以公滅私則難其人矣惟以道事君則自任以天下之重毁譽得喪不以動心聲色富貴不以累志可則行之

不可則止唯以公滅私則孤忠自許不立朋黨所以鈞陶天下進退人才一付以至公未嘗着意於其間也本朝惟李沆韓琦為真相馬近時此風無復存者陛下承變亂之後將大有為必得賢相共圖治功臣望陛下詳擇而審考之則必有名世之才為時而出者至於樞密之地政事之本綱轄之任亦必擇其真賢實能人望所歸者儻無其人自可兼之不必備也三曰辨邪正臣聞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機自古治亂必主乎

邪正自古之人君所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唐太宗知士及之佞德彝之姦而不用至房杜王魏則任之不疑所以成貞觀之治明皇之初委任姚宋以致太平至於末年罷張九齡相李林甫則治亂自此分甚哉邪正不可不辨也然邪人乘間窺伺揣合主意阿權事貴持祿固寵故人主易以信正人責難於君不務苟且直道而行無所附麗故人主易以疑此唐德宗所以於裴延齡輩則委任不移於陸贄則怫然以讒倖逐也臣願陛下

於易信者不可以輕信於易疑者斷之以不疑庶幾可得其實也四曰明賞罰臣聞賞當賢則臣下勸罰當罪則臣下畏賞罰者人主之威柄安可以不當哉國家承平既久萬事姑息故爵賞太濫典刑太輕貴游子弟雖乳臭小兒聯班侍從應奉官吏雖蒼頭奴隸躐取顯仕兩府大學而身不任責直閣待制而眼不識字伶倫嬖倖醫卜伎藝身被朱紫家盈金玉豈非爵賞太濫耶漢法大臣有罪皆棄市夷族本朝祖宗恩德之厚未嘗殺

戮大臣然竄逐嶺表固有之矣近時大臣懷姦誤國天下疾之乃令閒居都城坐享厚禄其他朋邪謟佞之徒姦贓狠籍罪惡昭著方且結交權貴與之營救或貸而不問或朝竄夕召豈非典刑太輕耶夫爵賞濫則人多倖典刑輕則下不畏法此所以至於危亂也臣願陛下深鑒此弊愛惜名爵不輕以與人明正典刑不失其罪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如天地之無私則天下之治舉矣

五曰廣言路臣觀自古人君苟不至有大惡如桀紂者

未嘗不欲納諫然卒至於言路壅塞天下潰亂者皆權臣蔽之元帝之初聽蕭望之劉向所言及恭顯用事則不能容成帝之初數下明詔求言公卿奏議可述及外家擅權則不復聞矣國家祖宗之時大臣皆公心直道故朝廷詔令有未便者臣下得以直言雖天子震怒大臣方極力救之至熈豐以来用事者欲新法必行恐人異已故排斥群議有出一言則謂之沮壊良法必逐之而後已諫官御史以其黨為之觀望成風無復公議方

太上皇帝詔求直言言之不中亦不加罪及蔡卞乃盡治言者如陳瓘等皆當世端人擯死不用士論痛惜臣覩今日其弊極矣大臣樂軟熟而憎骾切臺諫之官與夫縉紳之士相習一律閒居議論無敢及國家安危生民休戚況望於人主前爭是非利害耶所以上下欺罔誕謾無所不至而召天下之亂也臣願陛下以前日為鑒擇臺諫官責其言事不稱職者凡政事法度有可議者詔臣下集議各獻其說無令權臣壅蔽聖聰則人人

皆願明目張膽效區區之忠下情不患不通矣六曰勵風俗臣聞士大夫者風俗之所繫朝廷用賢士大夫以職業成政事以行義率風俗則民德日歸於厚矣近時士人以剽切記問為讀書不能行其所言以纖艷浮巧為能文不能先以器識以傾險變詐為有材不能持以義節士之所尚如此而在位大臣亦以此為用人之先故奔競成風巧偽相扇禮義廉恥浸以凋喪而天下日流於薄也臣願陛下稍革此弊令廟堂之上選公忠廉

退純實篤厚之人用於朝廷其浮躁衒露傾邪險薄者黜之示以好惡則天下之士皆相率為善可以革浮薄之風成忠厚之俗也夫忠質文之政三代所以相救臣觀今日禮法度數失於太繁聲名文物皆非實用習俗淫靡人情澆偽可不救之以質歟七曰收權綱臣聞太阿之柄不可授於人人主之權不可移於下漢自昭帝之時大臣秉權宣帝承之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所以收威權於上而成中興之功及至元帝牽制文義優柔不

斷故漢業衰焉臣觀太上皇帝本以寛厚曠達之性在位日久不防姦邪浸以欺惑故羣小狃狎權移於下而威令有至於不行臣願陛下深鑒此弊排斥羣邪奮然獨斷使威權皆出於人主則頽綱廢紀可以復振而天下之治無患不成矣八曰抑宦侍臣聞柔曼傾意佞訣盜朝漢唐禍亂皆原於此不可不知也然此曹蠱惑人主皆以其嗜好入之今陛下勤儉之德出於天性聲色狗馬觀游宴樂皆屏不近彼固無所肆其巧矣然尚有

可戒者不宜崇其爵位任以事權蓋崇其爵位則志得意驕任以事權則作威作福唐太宗時内侍不立三品不任以事惟閤門守禦廷内掃除可謂深鑒此弊矣至於進退人才尤不宜與之謀孔子不主癰疽瘠環孟子不畏臧倉聖賢君子寧没身不見任用豈肯附麗幸臣耶其所以夤緣干進者必朋邪憸薄之小人也懐姦之臣皆倚之以為重卒亂天下可不鑒之哉九曰治財賦臣聞古者制國用皆量入以為出是以祖宗盛時斂取

有經用度有節無虛費無妄予故常賦之外未甞一取於民間而聚斂興利之臣亦不得容其姦矣比年費耗百出征求無藝聚斂興利之臣專以上供為名侵漁百姓無所不至州縣率掠民不聊生陛下今日雖已盡罷御前供奉所須之物奈何軍興之時財用窘急於取民者尚或未已臣願事平之後詔有司以一歲經費立為定額常賦之外如茶鹽法刻民尤深者一切講究取其中制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使海内富庶如祖宗時國用

亦無患其不饒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十曰崇儉約臣聞儉為德之共侈為惡之大帝王所以訓天下未有不以儉德也比年承平既久海內富庶驕侈不期而至故尊卑上下內外遠近皆以淫靡相勝衣服飲食極其珍異車輿屋宅飾以金翠聲樂玩好觀游燕樂其費不貲而物價騰踊細民窮苦蓋不可不節之也上之所行下之所效陛下在東宮儉德著聞今日臨御專以敦樸為天下先夫楊綰人臣也以清德在位能使人減騶

徹御罷去聲樂況以一人而躬行者乎然羔羊在位節
儉雖以化文王而有刑威之政存焉臣願陛下明詔四
方痛革前日侈靡之弊有不懲者重寘以法自京師貴
近始則此風可消而天下富足矣十一曰重外官臣聞
監司天子外臺守令民之師帥監司得人則一路受賜
守令得人則郡縣被澤此不可不擇也近時除擢監司
或出貴倖之門或繇宰執親黨不覯才能不問資格至
於郡縣尤不擇人侍從之官得罪朝廷乃付以民社貪

饕之吏干求權要乃得除郡士人以縣令為俗吏不肯注受吏部以縣令非要官不加銓擇故為監司者人微望輕不能舉善懲惡為守令者曠官慢法不能承流宣化上下蒙蔽肆為姦欺窮困之人無所告訴臣願陛下謹重外任之官凡監司有闕選卿監省郎藩府有闕選侍從官所以均其內外更其勞逸其餘郡守之闕盡歸吏部如祖宗時以分數資望依格授之任久其任無令數更易至於縣令雖有吏部選格更令侍從官舉充其

有治狀優異委監司御史考察以聞特加陞擢使人知郡縣為重不敢不勉而四方萬里皆蒙朝廷德澤矣十二曰修武備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治天下國家未有能廢此也祖宗盛時邊備尤謹比來委任非人故守禦中國禦戎安邊之策一切壞盡是以夷狄一旦長驅而前良可駭嘆臣願陛下深鑒前日之弊以武事為急內自京師外至都邑講求兵備盡如祖宗之時況今金人雖已出境秋冬決須復來河東河北兩路尤當備禦

亦宜早為之計糧不可不積兵不可不募將不可不擇城池不可不固車馬不可不修器械不可不備臣料此等廟堂講究熟矣不復具陳姑舉其畧而已縁臣所論十二事其次第雖有先後然皆今日之急至於武備議者必曰當在所先而臣獨後之者蓋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至於宣王亦曰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今日雖夷虜深入禦之為先以臣觀之朝廷若法度修舉大臣得人賞罰無私風俗歸厚以至下情得通權

綱不失大畧如臣前項所陳則天下國家無有不治矣彼夷虜自當懷德畏威望風遠遯豈足憂哉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孟子曰王如施仁政可使制挺以撻秦楚堅甲利兵臣所聞如此惟陛下不以為迂闊不勝幸甚

侍御史曹輔上言曰臣聞萬幾萃於一日可謂至煩數十年蠱壞之業救於一時可謂至難以至煩至難之任付於吾君而欲責効於朞月之間有撥亂興衰之志奮

而行之則善矣若支傾補漏循襲故常臣不知其可也今天下危疑之事駭心動目卒然而至者時有之矣堂陛之間相視失色無借箸之畧而有失匕之驚甲可乙否紛如聚訟俯仰踟躕而機會巳失不可追救往往轉易而為難垂成而遂壞痛心切骨貽恨無窮者每每有之曩者敵去渡河縱而弗擊是一失也非不斷之過乎至今天下調兵饋糧瘢弊生民以貽宵旰之憂殆為是也不斷為患顧不大哉僥倖之門正如市道平旦啓闢

側肩而入以其貨賄之所聚也紛紛勢利之場又甚於此前日濫恩冒賞稍行禁止而一時橫竊名器之人亦皆斂迹僥倖之門似將少塞今又大啓茍賤不廉之徒彈冠復出富商巨猾挾貲獻巧伺候權門小夫下伍躡足倖進是必有以姑息之恩干動聖慈有以造謗生怨之語妄搖聖慮既以姑息為恩以造謗生怨為可慮則自時厥後小人成群決不敢去而刑罰大柄得無委墮而不舉乎是又不斷之過也僥倖既多奔競益起悠悠

風塵誰復抑之不斷為患顧不大哉言路初開諫官臺臣摩肩而進其間亦有挺節狥公捐軀報國之士欲効涓埃以助明時陛下溫顏下詔若水投石陛下之於言者可謂真有意矣然奏章十上六七不行縱或行之聊復應耳初信之抑又疑之初許之抑又拒之得無有以私見曲說進陳是非者乎得無欲隔絕言路故為沮折使不得一伸其喙乎陛下亦為之不信言官輙寝其奏是又不斷之過也夫臺諫所採惟公論耳公論所許從

而與之其所不許從而擊之茍言官屢發弗售則公論遂廢不行古今未有無公論而能善風俗者治道陵遲誠有以也不斷為患顧不大哉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夫知其賢而任之又以人之言而貳焉則賢者退藏於深渺知其邪而去之又以人之言而疑焉則邪者朋比而求援今者姦諛在位能盡去乎內官領職干與兵柄能盡罷乎陛下明知其人矣言者屢上而依違不遣是又不斷之過也卒之為姦佞者朋比欺蒙上下睽隔

鬻恩弄權妨功害能預兵柄者縱暴逞威呼吸變故蜂
蠆在懐去則必復不斷為患顧不大哉人主之於大臣
待之至優責之甚重不優則不足以示君之施不重則
不足以効臣之報古者公卿大臣天地有大變賜之牛
酒則以不起聞矣職不勝任䇿書一至則布衣出府矣
若有他失則棧車牡馬歸以思過矣其所責顧不重哉
今聖主所以禮貌大臣可謂至矣其敢不竭所以報乎
前者河東之役种師中戰歿七統制師皆潰正緣糧乏

兵飢廟堂因循失於措畫而敢坐視其敗畧不引咎近日彗星出東北十夕不滅而論道燮理之臣擊鐘鼎食曽莫懲嗟主憂臣辱此語端為何哉而天度包荒終不忍詰是又不斷之過也臣恐自是利則同享患則相棄有全軀保妻子之念無安國衛社稷之心堂堂再造之基誰與共圖不斷之患顧不大哉古語不云乎日中必熭操刀必割負扆而立垂裳而治必取諸斧良有以也易於乾曰剛健中正於夬曰剛決柔也臣望陛下體乾

之健乘夬之剛雷厲而風飛陽開而陰闔君子怗焉小人懼焉中興之業何慮其不成也

晁説之上奏曰臣聞王制司徒之職曰一道德以同風俗傳曰剛柔緩急聲音不同繫水土之風氣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謂之俗是俗可同也風莫之能同也五十年來學士大夫不約而同稱焉曰一道德以同風俗同其所不可同者遂至設重賞以禁民之口逞虐刑以奪士之職人無强弱必責之以隨順

便辟士無大小皆待以諸侯之享與不享專利不遺纖介黷兵無有寧歲小人得志君子失措熾為尚同惡異之政貽天下後世之害實自予顛倒六經飾六藝以文姦言之故也臣愚望陛下深留神加察

校書郎余應求條畫利害疏曰臣昨嘗面奏有治道之得失時政之因革及條畫當今利害文字伏蒙聖慈令臣繳進臣已進入訖然臣區區之意所謂治道得失時政因革者如盡復祖宗法度兼用元豐元祐之政伏覩

陛下已降詔旨矣條畫利害如追贈司馬光等內侍依
祖宗法罷廉訪使者廢苑囿以賜貧民等事陛下已施
行矣至於前日所條畫有未盡者又不敢隱默陛下虛
懷聽納篤於求言如此若畏避嫌疑有所懷而不盡臣
之罪也謹具條畫如後

一近者太上皇帝東遊遠涉江淮冒犯風露非所以
保安聖躬欲乞遣使奉迎歸京深居宸嚴陛下日
奉四海之養優游逸樂永保盛福

一近年以來凡有中旨皆降御筆施行稍似稽遲寘以不恭之罪百司執事奉行不暇雖或違戾法憲不敢執奏又人臣啓擬有法所不可者取御筆行之尤為非便欲乞自今陛下意所欲行者臨朝與大臣議之毋降宸翰非唯有司可以審覆違戾庶幾權歸於上杜多門之政絶近習私謁僥倖之原

一古者文敝捄之以質近來文敝劇矣欲乞純法太祖之道尚質厚從簡易捐侈靡去煩苛以厲風俗

一古者國有建立更革必集群議以異衆者為髙自王安石行新法詆異已者為流俗士大夫議論雷同無所可否六十年近歳尤甚凡有所為獨建議者謀之不復以利害可否詢於衆庶欲乞自今軍國之事博延群臣謀之廣庭以盡下情取衆所謂可者而行之庶無敗事

一近来宰執並不見賔客所得進者門下親狎故人阿諛茍媚以事干請是以人材之能否生民之休

戚國家之安危邊鄙之利害政事之得失恬不聞
知欲乞令宰執許於私第見客庶可廣詢世務
一君臣之間欲上下交而情通人臣獻言尤所難者
陛下既以虛心屈己以来天下之言欲乞每遇退
朝後開延賢士賜坐從容使陳治亂安危之本古
今興亡成敗之要及令百司無問大小各以本職
言事親加省覽以進忠讜
一春秋書災異而不書祥瑞所以示後世人君知警

懼也然以臣觀之天下和平民物安樂年穀屢豐乃為上瑞彼雲物鬼神之祥禽獸草木之異吉凶未定也近年四方水旱盜賊不以聞而表賀祥瑞曾無虚月欲乞自今應有水旱盜賊災異毋得隱諱其祥瑞之事一切禁止

一祖宗官制簡而易行流品有敘自改官制以来紊亂重復今日尤甚欲乞内外文武内侍伎術等官並依祖宗舊制或謂行之既久未易輕改則乞減

省中都職事釐務及州縣冗員以省邦用

一近歲名器輕褻以恩倖除大學士者六七人開府使相者十餘人節度使以上無慮數員若承宣觀察防禦團練遥刺之類奴隸皆得為之欲乞例行追降

一西清官及三等職名所以賞勞用賢近來公卿戚里子弟及朋附權倖與夫以財利辦職者起躐華要乞盡行降黜今後凡有功於國有勞於民其人

之賢允衆議者間除一二以為勸沮

一諸路監司員數尚多無益於事秖增煩擾乞憲漕之外有可減者併之如茶鹽常平自合漕司兼領

一燕雲之役道途之人皆知其不可而邊臣喜功不恤國事唱為此謀以誤朝廷罪不可貸欲乞凡建議燕雲及後来以燕雲推賞者並行追奪以慰人望

一伏覩祖宗肇造區夏佐命功臣封以王爵可也近

世褒寵大臣假以王號尤紊憲章欲乞降為國公

一戚里後宮之家公卿貴游子弟以恩幸進及士大夫交結中貴列職朝著者尚多欲乞澄汰以清班列

一近歲御前應奉有勞上書文理可采及特赴殿試之人皆一時權幸干請欲乞追奪或勒令致仕不理官品

一天下錢糧祖宗時盡總之三司使自改官制以来

錢穀散漫不盡屬戶部久矣近世中人總領名色尤不一欲乞令天下錢糧盡歸戶部

一軍政久壞邊鄙不修將帥不遴選兵卒不訓練欲乞以老臣知軍務者為樞使以祖宗之法修軍政復邊備訓練士卒遴選將帥置之京師以待一旦之用

一自陛下臨御以来雖降霈恩然民間未受實惠而召兵四方不無煩擾伏乞應民間夏秋二税只納

本色其餘無名科率盡皆放免和預買並乞先次支錢今年以前倚閣賦税不許監司再行催納諸州上供亦乞參酌近年中數特加減損

一茶鹽法雖罷立額減鈔錢然民間猶未便也欲乞講畫取利民便國者行之

一常平法行之既久散多納少其法浸壞今若收之則詭名挾户有籍無人不過監保正長地分人均納民間重困欲乞自今年以前應未納常平錢穀

並可放免今後只以見在錢穀願請者給之不須比校年例更行賞罰

一免役法雖為便民然所募皆游手姦猾既給雇直又復受賕而保正長等又復有等第者為之則是既出雇錢又不免差役矣兼衙校之類多是借産業抵當率不過數百緡而差押官物或多至萬緡失陷侵盜家業不足以償欲乞參酌祖宗法制重行修立

一市易抵當與民爭利所得不償所費失體尤甚欲乞減罷

一近年以来賜第之家相望於京師欲乞非國戚主第者並行拘收雖係國戚主第而奢侈過制者改賜小第仍徹去之

一臣寮之家所得御筆詔札例皆建閣侥覬恩澤欲乞並令繳納朝廷其閣毁拆今後不得輙有陳請

一近歲公卿大夫下至庶寮翫於安逸專事游燕家

置聲樂沈湎無度內則荒亂心術外則隳廢職事尤壞名義陛下既以聖德化之羣臣自當革心欲乞更加訓諭其或不悛重行竄棄

一士大夫名節不立行義不修專務奔馳投獻自媒欲乞選擇端靖有守之士置之列位及招山林遺逸以為臺諫

一儒生問學不根本原專尚浮華互相蹈襲欲乞復祖宗制科取士及兼用先儒傳註義理之學當以

人心所自得者形之於文不可斷以一說以誤後進王安石今之臣子豈宜列位於先聖之次乞降從諸儒之列

一緇黃之徒不耕不蠶耗蠹衣食負數浸廣常住田產富於農民飲食服用侈埒王侯甚者招姦利無行業欲乞省併寺觀十存二三並作十方不得甲乙住持無敕額者並行拆去常住田產存留一半其餘納官召人租佃留為養兵之費逐年課試及

恩澤撥放出賣度牒並行停罷戚里後宫及大臣之家並不得置墳寺只以人户守冢復其家如古之制減僧道等員其强壯者任便歸民庶幾生齒寖繁户口日衆以副務農重本之意

右件如前臣區區之意欲言者久矣厥路無由伏遇陛下英斷聰明虚懐聽納故敢忘其固陋輙自罄竭欲望采擇其中者誠以守之斷以行之庶幾朞月之間可見太平冒犯天威罪當萬死

侍御史胡舜陟論反正六事上奏曰臣觀春秋傳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老氏亦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國家自熈寧間王韶建開邊之説王安石主其議遣將用兵無歲無之瀘南廣南勤師遠伐至崇寧以來尤甚西開青唐以及夏國南築溪洞以及丹州西南則建祺祥等州皆不毛之地非人之境而驅赤子陷鋒鏑死者不計其數生者竭其膏血凡五十餘年而又王黼童貫合謀以棄契丹百年之好約大金以

墟其國是以上帝震怒禍我國家金人猖獗莫之能禦屠戮士庶攻陷城邑長驅於中原問罪於都城親王宰執為質金廷猶磨牙揺毒搏噬不已我師之出無不敗衂蹙國喪氣失威損重此豈非所謂弗戢自焚其事好還乎陛下踐阼適于斯時宵旰焦勞未見于效盖天怒未解人力豈能勝哉然天之與人相去雖遠其應甚邇今欲上解天怒當修人事以應之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此先王修省以應天解上帝震怒之道也臣觀今日

祖宗寛大之政泯滅而未舉王安石刻急之法為害而未除法度未得其正也士大夫之欺罔誕謾尚循舊習驕奢貪鄙曽不少悛風俗未得其正也事未見功賞已驟至及其敗事罰不加焉賞罰未得其正也閹宦近習猶執事權頡頏恣睢無所忌憚任用未得其正也昔之叨冒恩寵者未加鐫削懐才抱器者陸沈州縣爵禄未得其正也昔之僥倖富貴者一毫不取火耕水耨者困於重斂賦斂未得其正也數者不正豈所謂正厥事乎

伏望明詔三省凡是數者悉反之正庶幾人事修而天意得震怒一解妖氛自消坐致太平增光祖烈

欽宗時起居郎胡安國上奏曰臣聞為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雖浮言異說沮毀揺動而初計不移故有志必成治功可致陛下即位於艱難多事之中有恭儉之徳有孝友之行有克勤願治之誠有好謀納諫之善以茲四美撥亂興衰宜若反手然南向而朝天下今越半年矣而紀綱尚紊風俗

益衆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覦而交閒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迹乗勢更張竊恐姦雄無所忌憚因兹恣行侵侮大勢一傾不復可正矣陛下所任為股肱心膂者兩府大臣也所信為耳目聰明者諫官御史也上世帝王之治詢事考言以圖成績伏望陛下遠稽周世宗開國之謀近法仁祖慶歷閒求治之意特詔兩府大臣詢以救方今之弊修政事攘冦敵之方

各令展盡底藴具為畫一進呈先次宣示臺諌臣寮如有不合者使得逐件疏駮若大臣議詘則參用臺諌之言疏駮不當則專守大臣之策衆議既定仍集百官議於朝堂以合古者詢謀僉同之意然後斷自宸衷按為國論頒諸中外以次施行敢有動揺必罰無赦庶幾新政有經民聽不惑可冀中興之効

歷代名臣奏議卷四十五

歷代名臣奏議卷四十六

明 楊士奇等 撰

治道

宋高宗建炎二年胡銓對策曰臣聞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天湯武聽於民其興也勃焉桀紂聽於天其亡也忽焉方桀紂之未亡也謂已有天命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彼以天命為真可恃偃然自謂子孫帝王萬世之

業也及其亡也諸侯歸商者三千資以勝夏則成湯以興諸侯歸周者八百資以勝商則武王以興夫湯武聽於民而反以興非民興之也修人事以應天是以興桀紂聽於天而反以亡非天亡之也恃天命而虐於人是以亡興亡之端厥監在民而不在天甚易曉也而中材庸主每每反之此忠臣義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不悟也陛下起干戈鋒鏑之間適丁天下倥傯不暇給之秋外亂内訌憸人柄朝邊方有風

塵之虞中原有新羈之馬赤子入無知之俗民愁盜起

禍稔蕭墻王室揺揺然幾如一髮引千鈞當此之時可

謂亂甚矣臣愚謂陛下宜焦心嘗膽聽於民之時也而

陛下策臣等數十條大槩質之於天首曰蓋聞治道本

天天道本民又曰豈朕不德無以動天又曰何精誠之

弗效禍亂之難戡也似皆聽於天者此臣等所深疑而

願為陛下直言無諱也伏讀聖策曰蓋聞治道本天天

道本民故視聽從違不急於算數占候而惟民是察持

以至誠無遠弗屆古先哲王罔不由斯道也臣有以見陛下聽於天而不聽於民之弊也臣謹按春秋禍變之由與祖宗已然之故事為陛下陳之為春秋之說者曰正次王王次春王者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此漢儒傅會之論臣謂不然臣聞聖人作春秋尊一王之法為萬代訓未嘗有明言天者蓋謂天道難測若深言之則遂以為茫昧莫究而忽於天若淺言之則天下後世遂溺於陰陽災異而蔽於天聖人推變於天常與人

事雜而書之至其變見禍敗或應於數十年之後甚則或不旋踵而應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改悔覆敗乃至苟無其事變不虛生若痛自惕懼側身修行則禍災滅塞可轉為福此春秋之大凡也以此知天心之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此古先哲王所以持以至誠而不及於筭數占候誠知夫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我國家自江南平

定太祖感孚縣分割生民受弊涕下惻然思布聲教以撫養之是時識者知天命固已牢不可解矣且如擇一法官細事也而太宗擇王濟則曰無或有寃濫以致天下灾任一憲臺細事也而真宗選諸道提點刑獄則曰一夫受寃即有灾沴夫一夫受寃宜未害也而祖宗惕然動念懼致天罰則民之不可忽而造物之不可欺也陛下龍飛之初傳檄四走天下莫不翕然響應臣雖不識天理以人事卜之知天意固已有在比來聖慮漸解

浸不克終國勢委靡而不振生民愁苦而無聊天意向背殆有不測可勝寒心願陛下持以至誠以春秋為戒而謹持之以祖宗為監而力行之無以草茅之言而罷之則天下幸甚聖策曰朕承宗廟社稷之託於儆擾阽危之後懷父母兄弟之憂於攜貳單徹之時念必撫民以格天庶或悔禍以靖亂踰年于茲寢興在是茲又陛下聽於天而不聽於民之弊也嗚呼陛下興言及此亦知有宗廟社稷之託乎亦知有父母兄弟之憂乎知有

宗廟社稷之託所與任其託者為誰知有父母兄弟之憂所與分其憂者為誰任其託分其憂一非其人則天下之大勢無復救矣臣聞天下大器得之甚難敗之甚易莫不由夫祖宗辛苦艱難以成立之莫不由夫子孫奢傲以覆墜之成立於百年而覆墜於一日遂使祖宗艱難之業并與宗廟社稷一旦成墟是以聖人作春秋於亂君亡國痛以王法繩之謹按昭二十二年書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是時新有景王之難王猛

以幼冲而嗣大位劉單以庸材而相幼君社稷危如贅斿則王室安得不亂夫王室天下根本根本一亂而播遷于皇則傲擾阽危亦甚矣卒之天王播奔避之子朝之難終貽公之世僅復成周至黄池之會而天下奔潰聖人獨反覆書之重社稷也陛下以單微幼冲之資獨甚多難則危如王猛左右大臣以憸佞而佐大計則庸如劉單臣恐王室之亂又甚於子朝之難矣安知江都之幸不變為狄泉之脅迫乎是陛下知承宗廟社稷之託

於俶擾阽危之後而未知荆卿何羅竊發於肘腋之間願陛下思太祖得天下之難而早圖之監春秋王室之禍而慎守之毋謂懐父母兄弟之憂於攜貳單微之時而遂僻體也謹按襄二十八年書曰公如楚二十九年書曰公在楚又曰公至自楚竊原公如晉如齊如京師皆未嘗書在獨於楚書在何也曰楚虎狼之國也襄公如楚既非常而逾年不反禍且不測書曰在楚者盖臣子痛君父之失所在也以今兩宫有沙漠之狩孰與如

楚之危哉且襄二十八年如楚至二十九年而歸春秋深危之況兩宫暴露於穹廬三年於此矣則陛下懷父母兄弟之憂臣愚不知何以處之爲陛下之計者獨不念在楚之事乎臣願慎擇賢佐惟斷惟果側身憂災如宣王厲精綜核如孝宣鋤去亂略如光武剛明果斷如憲宗復讎刷恥如勾踐以春秋爲戒而謹持之以祖宗爲監而力行之毋以草茅之言而罷之則天下幸甚陛下首策以此中則曰府庫單匱軍費倍滋而賦斂加薄

外患未弭寇盜尚多而追胥有程擇守令以厚牧養責
綦廉以戢貪暴命令為民而下者十常六七凡曰聚所
欲去所惡者朕有未聞未有聞而不恤恤而不行也此
又陛下聽於天而不聽於民之弊也臣聞治天下者正
如療疾方天下之受病也府庫單匱軍費倍滋則病在
血脉矣外患未弭寇盜尚多則病在腸胃矣客邪干正
矣擇守令以厚牧養正猶導之以湯液醪醴而助真氣
也責綦廉以戢貪暴正猶投之以砭劑而攻強陽也如

使人血脉受病腸胃又受病而導之以湯液醪醴者或失節焉則疾益甚疾既甚而投之以砭劑又非良焉秖速其死耳醫國者亦然故方天下受病之際府庫竭矣軍費滋矣外患熾矣寇盜多矣乃牧之以不賢之守令擾之以不才之按廉是猶疾已深而投之以野葛豈不殆哉臣請歷言其弊臣聞府庫單匱軍費倍滋者以兵冗而坐食也以師老而費財也以生寡而食衆也三者今之最大弊也自古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

可使無事而食其勢然也昔漢之兵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京師亦不過南北期門羽林之兵而止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事已輒罷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困兵甲未嘗聚也唐置十六衛無事則力耕而積粟非但自贍且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其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困者未嘗無事而食也我朝沿近代養兵之法中下一兵衣糧給與歲約五六十緡太祖得周代之兵中外止十有二萬而已

至乾德間中外止十萬兵耳太宗盡有天下添兵至多亦止三十餘萬真宗當全盛之時乃始五十餘萬當時軍數非多尚慮耗蠹調度命汰疲冗周瑩不奉減兵之詔則怒而罷之向敏中奏軍額漸多則反覆詰難之誠知夫兵無事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臣故曰兵冗而坐食今之最大弊也按兵法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以日計之費已如此況今曠日彌年兵孥不解百人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槩雖數百為輩要歸則

無異於數十萬之兵而坐食連年無毫髪功則農夫之力安得不困饋餉之卒安得不疲謹案莊公八年春師次于郎夏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春秋書用兵未有歷三時而後反者獨於此書春書夏書秋惡莊公無故勞師興圍郕之役卒之郕降于齊而魯師無功比秋乃還故書曰師還者惡其夏已無功秋始班師暴露滯留之甚是後二十八年有告糴之舉其禍正基於圍郕之役矣以今征役之久動至累年校之春秋三時而反者不

已太甚乎則府庫竭而軍費滋自不足怪臣故曰師老而費財者今之最大弊也兵冗而坐食師老而費財加以生寡食衆入少用多陛下雖賦斂加薄而州縣之追科實煩何則用度既匱則其勢不得不取於民矣臣前所謂追胥有程而外患未弭盜賊尚多者其弊在朝廷多過生靈多怨使朝廷無過生靈無怨則外患寇盜亦何名而動哉蓋自古姦雄如陳涉吴廣之起於秦赤眉黄巾之起於漢蘇峻之亂晉安史之亂唐本皆巨盜宄

渠伺朝廷之過執以為辭幸生靈之怨唱而稱義遂至迭起州縣刼令殺守相挺為亂今明盛之朝豈有大過竊聞長老之談或謂戚近撓權姦臣盜柄刑賞不必行小人不盡除綱紀不甚振此豈過之漸邪何則自古亂天下國家多自戚近撓權如漢之諸呂竇霍唐之諸武韋張竊弄朝柄一敗赤族國家俱破今乃有肺腑領樞柄戚屬將衛兵漢南北軍之禍其監不遠儻不少戢是增朝廷之過而起姦雄之膽大亂之後豈宜復然晉趙

王倫石勒之徒心窺人主口責宰相實姦雄伺過而後動不幸因之以饑饉加之以灾荒生民愁苦無聊則姦人乗隙奮飛血視千里此外患所以未弭寇盜所以尚多是雖追胥有程何以救其亂謹按昭十一年楚子䖍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蔡般弑逆之賊王誅之所必加春秋反惡楚靈何也曰討蔡般可矣誘而討之此匹夫之賤行春秋所甚惡也前日下詔書招納叛亡許以不死此輩皆投戈請命謂陛下示以大信也然而陽示以信

陰加以刑是誘討也陛下為人父母奈何以天子詔書為誘人之餌臣恐大信一失則後來以招降為悔自今上下猜忌如寇讎聚處得間則更相魚肉惟先發者為雄耳何怪乎寇盜之未弭也臣前所謂擇守令以厚牧養而守令多不賢者朝廷輕守令也責按廉以戢貪暴而按廉多不才者朝廷輕按廉也守令一不賢則郡縣受禍按廉一不才則守令敢於為姦故責守令在擇按廉此祖宗之成法也太祖太宗注意守令尤切太宗嘗

親選諸州長吏又親書其歷戒曰公務刑政恵愛臨民奉法除姦方可書爲勞績因顧錢若水曰朕暑中書此豈不勞乎盖爲任官擇人以安百姓耳嗚呼太宗不憚盛暑而親札賜行令守令則未嘗有召對者太宗躬自選擇而延見便殿今乃有付吏部而注擬者是朝廷輕守令也朝廷輕守令則守令輕郡縣郡縣之職一輕則牧養之方盡廢使要近州縣或非其人彼畏朝廷耳目之近尚憚不敢逞若遠方細民雖使盜跖爲之守檮杌

饕餮為之令斯民雖千百為羣號呼聚罵朝廷不知其為害豈不大哉臣聞太祖以錢文敏知瀘州戒之曰比聞郭思齊掊斂不法恃其遐遠謂朝廷不知耳至則為朕鞫之夫瀘州去京師四千餘里而郭思齊不法太祖已盡知之今州縣稍遠者其守令過失朝廷乃不聞則遠如瀘州者陛下必不能知矣彼何憚而不為盜耶然則所賴以糾察其弊者尚賴按廉耳如使按廉又非其人則其禍可勝言哉臣聞太祖以按廉之職出為朝廷

耳目或由聖選或令舉充選之既艱責之亦重凡寬一
按廉是壞一路之事一路不治是使數百萬軍民受殃
自太宗即位厲精求理詔轉運使考覈職任之廢舉又
遣使察廉官吏之汚潔如劉文質察舉部內官吏則有
遷移之寵如王德裔部內不治則有黜爵之罰賞罰如
此其嚴則按廉振威按廉振威則守令振職厥今守令
不職是按廉未得人也往者遣使撫諭諸道天下想望
風采以為行被大惠卒之廚傳騷然公行賄賂甚者責

子女於郡縣輩家屬以偕行雖官以撫諭為名而民有供輸之苦守令之外復增一蠹夫遠方細民不幸遭不賢守宰終歲抱冤引領輶軒之出以雪其憤而按廉又不才是使終身懷寃而莫之控愬也則民安得不多怨而易動此姦雄所以竊發也謹按春秋閔元年齊仲孫來聖人嘉而字之重其將命從宜以安鄰國之難方閔之初叔牙慶父媟蘖魯禍閔公始立國人危如贅斿齊人可折箠取之當是時魯之輕重在齊仲孫乃能說其

君務寧魯難卒使閔不失國而魯人以安湫之力也經書仲孫之來喜其一出而民安存魯也以今兩河淮甸兵革之餘豈不甚於魯國之難而按廉之出未聞如仲孫以務寧魯難爲懷者以春秋之法責之則罪人矣臣故曰守令不職是按廉未得人也夫以守令既不職而按廉又失職如此則陛下命令爲民而下雖十常六七而壅遏詔書者十常八九矣是陛下有恤民之詔無及民之恵州縣知有守牧之令不聞有天子之詔三數年

來邊防用兵凡百科斂不以四方有無物之處但嚴令督之近海州軍例科鎗幹居山州縣則買鵝翎有司既不辨有無州縣或罕能條奏官取一物民費數倍且如前日勸誘一事監司責辦於郡郡責辦於縣縣移文於鄉假軍期急速為名迫若星火小有不至則械繫苦掠人皆畏死其敢有辭是名為勸誘而實暴斂之監司郡守但務上供以悅朝廷則忽而不知省宰相大臣但務足用以悅陛下則知而不敢言上下相蒙民窮無訴是

陛下恤民之詔雖多於孝文而天下乾耗乃甚於孝武
傷和召怨咎將誰歸臣聞咸平中議改元赦書頗多蠲
免或謂三司必以惠澤太廣為言真宗責曰非理害民
之事朝廷所不可行若赦令既行必使良人受賜矣時
方午雷震帝惻然曰豈赦令少及民之惠上天以雷警
朕邪嗚呼祖宗以赦令未遍懼速天罰則陛下命令多
壅實悖天心其害殆不為細願陛下以春秋為戒而謹
持之以祖宗為監而力行之不以草茅為嫵而罷之則

天下幸甚陛下中策臣以此又念迎親之使接武在道而敵情未孚保國之謀刻意在兵而軍勢未張躬純儉以敦本而驕侈之習未悛擴大公以示訓而私枉之俗尚勝刑賞不足以振偷惰之氣播告不足以革狂悖之心田畆未安旱蝗害歲豈朕不德無以動天抑政令失宜而民以為病乎何精誠之弗効而禍亂之難戢也此又見陛下聽於天而不聽於民之弊也臣謂陛下躬純儉而驕奢弗悛者是陛下未必純儉也擴大公而私枉

尚勝者是大公未必能擴也賞罰不足以振偷惰是大柄下移也播告不足以革狂悖是危亂之兆也田畒未安而旱蝗害歲則生民失職而怨沴並作也若乃遣迎親之使而敵情未孚則臣竊有說焉臣聞慶歷中契丹聚兵境上遣其使蕭英劉六符來聘是時使來非時而兵既壓境中外忩怨仁宗皇帝命宰相擇所以報聘者得左正言富弼片言折六符之謀卒挫其主自景德以來北方無事八十餘年於此矣豈惟弼之力哉是時宰

相則晏殊參政則范仲淹樞密則杜衍韓琦諫官則余靖歐陽脩皆天下之所仰望而北敵之所畏憚者彼知朝廷有人故弭之計得而敵計不得逞以今廟堂之上宰相有如晏殊者乎參政有如范仲淹者乎樞密有如杜衍韓琦者乎諫臣有如余靖歐陽脩者乎臣知陛下必無此等人物矣而欲求敵情之孚此臣所大惑也臣聞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為爪牙也使棄爪牙則孤豚特犢皆得搏噬譬之國無勁兵則蕞爾之區皆為勍敵故

春秋雖惡窮兵之禍至於兵不素養而取具臨時者又深罪之謹按僖二十六年齊人伐我北鄙公子遂如楚乞師公以楚師伐齊取穀說者曰乞重辭也重師也臣謂聖人非唯意在於重師蓋其惡魯之無備也夫齊為魯難久矣自巃之後齊敗於宋而魯不救是時孝公有切骨之恨至二十六年春侵我西鄙怨已結矣為魯計者正宜早夜預防常若寇至乃恬然熟臥養成腹脅之疽根不旋踵而齊人伐我北鄙矣乃至乞師于楚以取

數爲假夷狄而伐中國不可之最大者也以今敵勢大張害甚於齊而兵不素養乃甚於魯議者乃欲借助兵於高麗何異乞師於楚以伐數者哉是陛下徒知軍勢之未張而不知兵將之未練可爲陛下痛哭流涕者此也國初劒南交廣各僭大號荆南江表止通貢奉西戎北狄未盡賓服太祖垂意將帥命李漢超等守關南命郭進禦并寇命姚内斌守慶州以爲既得名將非厚通其意無以得其死力故許收邀郡關征酒榷之利不惟

養犒士卒兼使豐富其家又慮所費不足仍許圖回其家屬在京師者並厚撫之則將帥之心更無私慮但專力邊事而已又慮奏陳之事未盡機要時許入朝自陳至升殿賜坐又復厚賜遣之以故邊臣多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為間諜盡知蕃夷情狀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平西蜀復湖湘下嶺表克江南盡得東南之地雖諸將之功實太祖馭將之力也以今將佐偏裨其雄挺孰與李漢超其才略孰與姚内斌其鎮重孰

與馬仁瑀其運籌决敵孰與韓令坤以陛下駕馭諸將孰與太祖然而借之重權祿之顯秩賜之重賞其恩禮已過先朝數等矣是陛下擇將不如太祖而恩禮則過之適足以啓諸將之驕心而長姦臣之觖望假令收復兩河迎還二聖陛下何以加之夫戰勝之兵勇智百倍敗亡之卒沒世不復蓋所以戰勝者氣也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天下之大憂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開關延敵六國之師皆逡巡不敢進然長平之

敗廉頗猶能收拾餘燼北摧栗腹西抗強秦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是時秦人圍邯鄲梁王使新將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慨流涕深以為不可非徒惜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之大勢有所不可也而議者乃謂宜尊奉敵國不可一觸其意陛下何不以魯仲連抗秦之事諭之然則何怪乎軍勢之未張也夫春秋何為作也為天下無王而作也周衰天下不知有王陪臣竊國命家臣僭大夫聖人有憂之作春秋以代王之賞罰書天子

書王書天王者誅賞之大柄也書天子書王皆其常稱也其曰天王則至大之稱天王與周官司服所稱天王皆以嗣君之初君道未著人心未寧正危疑之機大姦之所伺非常之時故大威武以防之稱天王者大威武以防天下之時故曰非常也然則又書天子書王何也曰春秋作王者威權喪矣大政大法諸侯擅而行之譙強恃衆迭相吞據是本末大弱之世名分大亂之時非剛健大過之才若九二焉不足以震其弱非毒衆窮討

之役若唐太宗焉不足以戡其亂故仲尼於春秋凡有出於王爲之者皆書天王言於斯時王之所爲當大誅賞不可循常道冀後世興王之知變也是時吳楚之君皆鴟視虎踞僭號稱王諸蠻羣酋洊據中土如此則文辭之告猶可治之也歟霸侯暴國迭相傾噬伯子之存不能十數如此則誅賞之令猶可治之也歟故曰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東周僅存禮文而已非撥亂反正之道也故春秋必書天王者正賞罰於大亂之時也若事

非王為但從諸侯之稱只書王者禮之常也其曰天子者所謂至貴以親諸侯也莊王不書天王以其寵逆賊之人不足以當至大之稱故去天字以重其譏重莊王之譏則魯桓之罪彰矣春秋大逆外始於州吁内始於魯桓聖人著其惡如此若曰世大亂則從惡者衆趨善者鮮善若不予則是賞不足以有勸大姦大惡不加誅則是罰不足以有懲賞罰不行而能興衰撥亂者無有矣陛下臨御之初正春秋危疑之機稱天王以臨下之

時大柄大權乃悉竊弄權臣之手太阿倒持收之良難是陛下有春秋之亂而無春秋之賞罰則何以駕馭羣雄而平大亂也竊觀太祖太宗所以取天下其要在賞罰二事而已當時賞則常薄刑則常嚴方澶淵之後李繼隆有疾戰破敵之功但加開府階爾臣嘗恠真宗何賞如是之薄也其深意以謂既殺敵將而不能破其衆此將之可責也有將帥之寄而獨賞内臣不可以為後世法此所以薄其賞一也又以自古宦者領兵未嘗不

為亂如太宗朝内侍王繼恩岀平蜀亂大有功止受宣政使爾謹守先帝之法而不敢違此所以薄其賞二也至馭之以刑則未嘗不嚴且如主將戰没則降黜别將如王繼勲者誅戮親兵如荆罕儒者咸令如此嚴則人皆死力求賞故太祖兵法罪在不赦而春秋兵法尤嚴於馭軍城濮之役楚師敗績則得臣死之書曰殺其大夫得臣罪在得臣也鄢陵之役楚又敗績則子反死之書曰殺其大夫公子側罪在子反也二子皆以失律喪

師不逃重戮則見夷狄用兵其刑賞常嚴而中國常寛此夷狄所以常得志成襄之後中國累累受制於吳楚者抑有由矣厥令軍勢未張而動見敗衂是有春秋之亂而無春秋之賞罰臣故曰賞罰不足以振偷惰則是大柄下移也如使大柄一移則陛下徒擁虛器而已何怪乎播告不足以革狂悖也然臣愚不識狂悖者為誰謂前日詆忤權臣者為狂悖乎謂左右便嬖為狂悖乎謂前日詆忤者為狂悖則臣不敢奉詔如謂左右便嬖

為狂悖則陛下豈不能斷然而去之哉竊料陛下所不能去之者則是推委權臣之弊也自古以推委臣下為盛美然亦或以治或以亂漢高祖推委羣傑則治至其後推委王鳳王音至于王莽則亂光武推委二十八將而取天下則治至其後推委后族至于董呂二袁則亂魏委荀彧則治至委司馬則亂唐文皇駕馭英豪而取天下則治至明皇推委李林甫楊國忠則亂初以推委而天下治終以推委而天下亂何弊之然哉當推委之

際超擢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恩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左右前後皆權臣之黨也若黜削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威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中外遠近無敢忤權臣者以故忠義解體而上之勢孤矣前日將相大臣放意誅戮寃及無辜陛下不得一舉手此豈推委之弊邪明皇天寶之禍未大遠也此可不為寒心哉厥今天下大體皆壞獨祖宗德澤未泯人心未厭譬羸病之人厭厭待盡獨氣血尚在爾如使人心一離則

是氣血又將絶天下無復可言者矣而陛下以田畆未安旱蝗害歲為患則是生民失職人心將離氣血將絶之時也謹按春秋灾異變見常與人相符灾異見於上則禍敗應於下猶鐵炭之低昂見効可信者也凡春秋書螽者傷旱蝗之害稼也然書螽凡九而哀公十數月之間凡三書之甚之也甚之者疾其害民之甚也按是時十三年之間而帥師伐某侵某取某戰于某比他公為特甚干戈至此而糜爛其民矣生靈至此而為血肉

矣黃池之會夷狄之盟中原天下日趨於亡矣乃復暴興田賦民怨禍稔歲大旱蝗人有艱食之苦聖人於此不一年而三書蟲傷之也是知旱蝗之患實兵戈怨毒之餘所由作也比年以來敵人橫行干戈爛熳而不息未嘗一年間不戰生民日委頓四夷日熾肆天下不知有生之樂幾年于此矣創痍之民肝腦塗地邱壠發掘辜及朽骨齒腐血流者不知幾億萬生靈之命陛下不得而見也士卒死邊野之外婦哭其夫母哭其子寡婦

弱子抱負轄車望寃弔哀於千里之外塗悲巷泣怨痛徹天陛下不得而聞也陛下不見其所不見不聞其所不聞驅萬死之地而卒無一毫之利積毀銷骨積怨傷和陰沴作而灾疫興何恠乎田畝未安蝥蝗之害歲也今者兩河淮甸赤地千里飛蝗蔽天公卿大臣熟視無計而請爲遣蝗之舉嗚呼正使蝗而可遣是移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不知他境之民何苦而加之哉臣聞天禧中真宗以歲旱蝗秋稼不稔慨然動念實慮政令闕

失有乖天意因詔削茶鹽條禁之峻刻者以懲旱蝗之變以令政令闕違豈惟茶鹽一二事而已臣知旱蝗爲害實天意大警陛下也而議者尚謂天災流行由歷數運會非政令失宜之咎嗚呼天下有善則歸諸己天下有禍則歸諸天此何聖賢之用心也願陛下少戢誅討少息調發練兵實粟養吾銳氣而全中國之力以銷旱蝗之災毋以精誠弗効而怠荒毋畏禍亂難戡而息志以春秋爲戒而謹持之以祖宗爲監而力行之無以草

芽為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陛下中策臣以此又念伊欲復親族奠疆埸清寇攘善風俗使百姓安業而亹亹迓衡何修而可以臻此臣於是見陛下真欲興衰撥亂以起天下之病也竊觀陛下首懷父母兄弟之憂中念迎親之使至此又以復親族為言是陛下痛念二聖鑾輿暴露而未有迎復兩宮之策也夫漢高祖所以還太公於楚之軍豈獨侯生力哉臣嘗料高帝有勝項王者五以兵强力壯則楚不如漢以三傑為用則楚不如漢以

駕馭諸將則楚之不如漢以關中廩粟之富則楚不如漢以關中形勢之重則楚之不如漢五者皆項王所不如則何苦而拘於太公哉以今凋弊之餘無漢之兵力無漢之三傑無漢之駕馭無漢之廩粟而又違遠上都棄去兩河則又無關中之形勢而欲求親族之復雖使如侯生千百輩往焉臣知其無能為也故臣謂欲復親族莫若復兩河不得兩河則親族不可復今陛下以奠疆埸為念是欲復兩河也兩河得失係天下輕重唐神堯起

晉陽以一旅取天下而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其難如此晉於春秋為大嘗驅役諸侯至秦萃銳兵之晉乃得韓遂折天下脊韓信擘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宋武號英雄得蜀關中盡有故疆十分之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邊是兩河之地王者不得則不王霸者不得則不霸賊得之則天下不安臣故曰不得兩河則親族不可得而復也咸平中真宗與王濟極論邊事濟言蠢茲小國敢爾憑陵蓋謀謨當位之臣未

有昔人之比且國家所恃獨一河耳此誠急賢之秋不然臣懼北戎飲馬於河渚矣嗚呼濟之言誠切中今日之病臣謂欲復親族而收兩河亦誠陛下急賢之秋當以濟言爲監也然當今最大患者親族之未復疆場之未奠寇攘之未清而臣愚所最患者風俗之敗壞也風俗天下之筋絡也譬人之身所恃以維持氣血者唯筋絡耳風俗一敗則筋絡又絶矣漢唐之亡其弊皆風俗之先壊也故臣嘗論東漢之亡與李唐大略相似東漢

之季閹童亂政毒被生靈豪傑據郡而起天下遂裂爲三國唐末宦者蠹於内藩鎮潰於外天下遂礫爲五代然三國之士其好惡去就尚有可觀雖天猒漢德而劉氏猶擁虛器亦卒以禪代終五季之亂其臣皆兇狠頑鄙戕賊君親專爲梟雄豈天於東漢之季獨多君子而唐末專爲小人哉誠風俗染激然也中原亂亡自古更迭亦天下常事蓋未有不亡之國然當其時有推變於天而言者有以人事前知而言者有握節以死者有衛

社稷而死者有憤國破亡猶奮不顧并家族破滅者亦有知幾之士掛冠而去之不蹈其禍者我國家涵養天下之久士大夫受君父之賜亦甚久一朝國家有難自公卿劒履間以及下之百執事凡幾人自王畿以達四方郡邑有位凡幾人前知而言者為誰死名節死社稷者為誰破家狥國者為誰知幾而掛冠者為誰推變於天而知其將亡者又復誰也方晉南渡士流尚有聚于新亭傷國之衰對江山而下泣者周之東遷尚有不恤

其緯而憂宗國之殞者以今兩宮播越則非直東遷之辱也而陛下倉皇遠狩則非直南渡之迫也誰復有泣對江山而憂宗周之隕者哉自晉風俗之壞而海内横潰生靈魚肉甫二百餘載以晉監今其禍可勝言哉昔田横一豪士恥北面臣漢遂自殺從者五百餘人皆死之無一人降漢者諸葛誕魏室一叛臣及其既敗所養死士三百人就戮皆曰為諸葛公死無憾今之士大夫蒙國厚恩何啻齊卒之受恩於田横死士就養於諸葛

哉而忍恥含垢視君父之僇辱甘心焉嗚呼縱不愧田
橫之客又獨不愧諸葛之奴邪臣故曰今之最大患者
風俗之敗壞也風俗一敗則筋絡又將絕矣願陛下以
春秋為戒而謹持之以祖宗為監而力行之不以草茅
為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雖然陛下策臣等數十條皆
當今之大弊臣既已極言之而聖策尚謂子大夫涉艱
險以副詳延誠亦勤矣其必有至言欲為朕陳者其悉
言之無隱若乃矜空文而無補於實咎既往而無益於

今者非朕之所欲聞也其以朕所未聞而切於時者言之朕將親覽焉臣又見陛下真有意求苦口之言以救天下之病也然臣覩陛下求苦口之言雖若甚切而在廷之士必不敢盡言無諱何也臣聞鷇巢覆而鳳不至直士受禍則忠臣杜口往者從東南來道路籍籍皆謂陛下即位以來不旬月之間戮直言者三有是乎豈道路之妄議乎儻如所言則傷威損德為害不淺謹按春秋陳殺其大夫洩冶說者謂洩冶以直諫被誅國之大

惡是時蓋宣公九年也而十年有徵舒之禍十一年而楚子入陳不三年之間而陳國大亂嗚呼戮直言之禍而至於此然而洩冶被誅權不在陳靈而在徵舒前日議士被誅權不在陛下而在左右專殺之禍春秋大惡而況專殺直士惡又甚矣此楚子入陳所以得藉口而討徵舒則敵人乘隙將以假討惡為名而躡入陳之軌矣臣是以卜在廷之士必不敢盡言無諱也然而臣猶敢區區竭愚者竊自惟念陛下詔臣等無矜空言而陳

實務則陛下知前日濫誅為過而改之是陛下樂聞其過矣臣而不言是負陛下使臣言不從則陛下負臣抑臣嘗聞太平興國中有布衣皂囊獻書者其辭狂妄太宗覽之弗罪因謂宰相曰比降詔書許言事故雖狂悖亦不加罪至淳化中武程上䟽狂瞽李昉請加黜削以懲之太宗責曰爲嘗以言罪人哉嗚呼太宗樂聞直言如此而大臣尚請黜敢言之士幸而太宗不從如使太宗不樂直言而李昉之請得入焉則武程者爼上肉矣

今臣累千萬言則其罪過於皂囊之書以臣疎賤則甚於武程而有狂瞽之論使陛下樂聞讜言尚患見忌借使人主一惡直言大臣如昉者又從而媒糵之則臣言亦危矣幸陛下以祖宗為念而擴太宗納諫之量大臣體陛下之意而無李昉惡直言之心則畏避而不敢言者亦臣所竊恥也臣故曰願陛下以春秋為戒而謹持之以祖宗為監而力行之無以草茅為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臣謹對

三年張浚上言曰臣自建康抵江州境凡二十日所歷兩州六縣莫不累經殘破滿目蕭然斷椽破瓦狼藉于道父老知朝廷命大臣出使扶攜遠迓感嘆咨嗟臣每見則羞愧汗顔身無所措因念今日之事皆因風教敗亡淳朴凋喪侈靡太甚天實惡之其勢非一大改革使上下内外反本還淳去華就實熙熙然復見堯舜三代之遺俗治道未易成也臣既念之深則求其所以致此之策竊以謂若欲撥亂反正以力拯其弊此事特在陛

下明教化而以身率之於前嚴刑罰而以政繩之於後
日積一日治或可圖陛下躬歷險阻累試艱難身率之
教宜優為之惟刑罰一事臣始備員二府日固願陛下
赫然大明黜陟一洗而丕變之顧以時方多故人心未
定驟而更革不易服從臣雖受陛下眷知之深而德望
威名亦未聞于天下區區改作適取怨尤臣所以輕捨
朝夕奉承之恩冒犯艱險可虞之地其意誠欲為陛下
稍強兵勢先定國本異時果能建立尺寸之功陛下不

以其不可用而尚加使令則犬馬之力深欲有為於後日也然則當今所急務在於陛下身率之更加勉强以行之而已臣願陛下早暮見天無忘誠禱思天下之所以困窮生民之所以塗炭而自反自咎身任其責衣服之尚有鮮美者去之飲食之尚有豐肥者止之文采之可以亂目者屏之讒佞之可以惑耳者遠之淡然漠然與道為一苟言之非有益於天下生靈者弗聽也苟思之非有利於天下生靈者弗及也以此而化家人以此

而化天下積久而行之則可以動天下可以格人自近及遠自内及外民雖至愚豈不感格至於兵革之事雖陛下所當留意要之兵本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凡所以救亂止難難止則已非陛下中心所樂而深好之也所當急務者特在於明教化耳自古帝王所以致治莫不深明此理臣仰惟陛下英睿之質仁勇之資必能坐進此道臣於陛下分則君臣情則父子故雖遠去天威而區區愛君之心朝夕思有以自效臣言蕪陋惟陛

下裁赦

浚又奏時政七弊曰臣幸蒙陛下不以臣愚不肖置諸宰輔顧惟駑下不足以奉承德意伏自惟念君臣相與莫過于誠一毫欺妄乖戾所生臣區區中懷淺陋之見爲日久矣儻畏縮隱默終不以言豈惟上負陛下亦非所以格天心召和氣也是用齋沐洗心百拜以獻惟明主詳酌而行焉臣竊惟方今政事施設數年以來更張非一夙夜以思多所未曉臣謹條列其大者用備乙夜

之觀僭越之罪不可以逃臣嘗謂人主之職專在論相古之賢君留意于此殆不苟然考其素履詢之國人幸而得之遂足以濟一代之用如成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太公彼其精神會遇默運於一堂之上而中和之氣洋洋乎敷洽于宇宙矣後世創業中興之君如漢高祖世祖唐太宗最可稱者當時風雲相際附翼之臣亦莫不始終展竭各效所長豈無傷功害能之人陰肆間隙二三主者終不以是而疑棄之知之深

而用之專也陛下踐阼九年于兹矣所倚以為腹心共斷天下之事者果有之乎所藉以振飭紀綱輔成一代之法者果有之乎為陛下牧養小民而久任其職者誰歟為陛下經理財用而首尾其事者誰歟然則國勢安得而不衰治功安得而興起也所幸陛下神聖之資長於駕御二三將帥任用不惑不以人言而遽廢不以一敗而遂黜故雖中庸之人各能盡力軍政可備使令不然臣未見宗廟血食之所矣此臣之所以未曉者一也

臣聞自昔人君之命相也莫不相與講論天下之大計

與夫修德立政之舉次第而施為故日積月累成效可

冀譬諸為室先廣基址次定規模付諸匠者以責其成

一有不合安可輕委臣竊惟自建炎以來陛下選用大

臣未知責以何事大臣之進説於陛下亦未知何以奉

詔臣但見夫一相之入親舊之間不問賢否例叨要職

而雠隙之人率多廢棄又見夫臺諫排擊多自堂除大

臣因之遂為進退而陛下所以攘寇敵圖中興求人才

立法度理財用治軍政則漠然皆不及之朝廷聚訟殆止私意耳此臣之所未曉者二也臣竊考祖宗設臺諫之意將以輔治非以擾治也慮夫四方萬里之遠人才之善惡官吏之能否民情之利便廟堂不能盡見而周知臺諫得以風聞而論列臣故曰將以輔治非以擾治也至於不幸而大臣之選非其人又得以力爭明辯于前蓋非懷姦覬望伺候主意而收拾細故于其後也臣請復借築室以喻之主人於此將營大室固必選求

匠者授以成規凡運斤之徒得以旁招梁棟之材得以
選用亦必有監視之人焉以警偷惰繩不法俾匠者得
以成其功大匠譬諸宰相也監視之人譬諸臺諫也今
匠者求人擇材次第施設而監視者在傍纖悉指數謂
其人為不可用其材為非所宜自朝及夕紛爭不已則
匠雖智巧而亦縮手不能為矣曷亦各守其職而務存
大體姑責其成與不成乎故謂匠為不能立廢之可也
使匠營室而俾監視者一二細摘不可也不然空為紛

張徒費歲月室何由成為主人者既不能成大廈風雨之所淩逼烈日之所觸犯而終不知監視者為非焉方且輟食興嘆謂匠無人不省其任之不專而聽之惑也人情失於斷大而樂於聞小每每如此今臺諫之間事或類焉此臣之所未曉者三也臣竊惟仁宗皇帝之時風俗忠厚事皆可法當時臣寮廷論大臣者所言雖行旋亦補外所以隆體貌崇教化防邪僻破朋黨也使言事之人復居要職大臣疑似之過何自而明夫惟兩出

事乃顯著公議既分復加名用其用意深矣比年以來為中丞為諫議多以詆毀大臣而得之好進之徒姦巧百出或陰肆揣摩或公為反復士風薄惡莫此為甚甚者伺候人主之意陰結內臣之私椆前之語往往預聞觀勢乘時以快宿怨時有異同則使人導意謂不如是無以解主上之疑大臣之黨有聞望者則必先求細故而歷詆之使無敢議其私焉外示不畏強禦之名內懷力圖進取之計其於人主治道了不相干此臣之所未

曉者四也古者設官分職凡以為民夫人主以一身而臨莅天下搶百姓其何以有為哉監司守宰奉行人主德意而推之以及民者也治兵之官所以救民之難理財之官所以息民之力事雖不同實皆加惠元元耳祖宗時郎曹之選非累歷親民有所不授自臺閣而出為貳守者十常七八蓋使之更歷世故諳曉民情養成其材以備任用是以内外均一百姓蒙福至於執政之除則又重其事為郡守監司為沿邊轉運使為二路帥臣

為三司副使正使然後預簽書樞密之選今則不然事
口語者可致言官弄文采者偕陞館職日進月遷驟竊
要位一居朝列視州縣為冗官故有為大臣而不知民
情之休戚財用之盈虛以至軍政之始末者有為侍從
而不知州縣政事所宜施行者況責之以天下之大計
哉或十百為朋更相汲引繼處華要不啻手拾彼為州
縣之官者自視流落不復有寸進之望因循苟且民受
其苦此臣之所未曉者五也當熙豐之前天下未嘗聞

某年人材某時政事也葢祖宗盛時君臣立政惟以利民是則行之非則更之而已自是而後公道不明假借名號以行其私黜陟用捨更為進退人材隨時各立門户非為國家計也夫天下之事要當惟其是而已何必曰此熙豐之失此元祐之得此紹聖之非取此去彼以彰先朝之未至乎此臣之所未曉者六也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用禹古之聖人示天下以至公未嘗容私意于其間也今舊出蔡京王黼之門者不問賢否一切廢

罷京㒔秉政踰二十年天下士夫將何所適而可乎至於元祐子孫則一切任用夫以其賢德之後物色而奬借之則可也謂其爲元祐之家槩蒙進任此何理耶昔者有大功德于天下莫若堯舜禹湯未聞後世人君必求其子孫盡錄之也此臣之所未曉者七也臣愚無識知誤蒙陛下知遇每思慮所及必欲盡言無隱念臣而不以告陛下誰爲陛下力陳者惟是所學淺陋所見迂僻臣不敢自逃其罪惟陛下裁擇

建炎間中書舍人季陵入對言事有可深慮者四尚可恃者一大駕未有駐蹕之地賢人皆無經世之心兵柄分而將不和政權去而主益弱所恃以僅存者人心未厭而已前年議渡江人以為可朝廷以為不可故諱言南渡而降詔回鑾去年議幸蜀人以為不可朝廷以為可故弛備江淮經營關陜以今觀之孰得孰失維揚之變朝廷不及知而功歸宦寺錢塘之變朝廷不能救而功歸將帥是致此曹有輕朝士之心黄潛善好自用不

能用人呂頤浩知使能不知任賢自張慤許景衡飲恨而死凡知幾自重者往往卷懷退縮今天下不可謂無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各擁亡命以張軍勢各効小勞以報主恩然勝不相遜敗不相救大敵一至人自爲謀耳周望在浙西人能言之張浚在陝右無敢言者夫軍事恐失機會便宜可也乃若自降詔書得無竊命之嫌邪官吏責以辦事便宜可也乃若安置從臣得無忌器之嫌邪以至賜姓氏改寺額此皆傷於太專臣恐自陝

以西不知有陛下矣惟祖宗徳澤在人心未忘所望以中興者此耳陛下宜有以結之今欲薄斂以裕民財而用度方闕輕徭以紓民力而師旅方興罪己之詔屢降憂民之言屢聞丁寧切至終莫之信臣謂動民以行不以言陛下爵當賢禄當功刑當罪施設注措無不當理天下不心服者未之有也

湖州通判張燾上書畧曰人主戡定禍亂未有不本於至誠而能有濟者陛下踐阼以來號令之發未足以感

人心政事之施未足以慰人望豈非在我之誠有未修乎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用舍而已小人之黨日勝則君子之類日退將何以弭亂而圖治

紹興初監察御史劉一止上言陛下憫宿蠹未除頹綱未振民困財竭故置司講究然未聞有所施行得無有以疑似之說欺陛下曰如此將失人心夫所謂失人心者必刑政之苛賦役之多好惡之不公賞罰之不明若皆無是則所失者小人之心耳何病焉

時秦檜請置修政局一止又言宣王内修政事修其外攘之政而已今之所修特簿書獄訟官吏遷降土木營建之務未見所當急也又謂人材進用太驟遂仕者或不由銓選朝士入而不出外官雖有異能不見召用非軍事而起復皆倖門不塞之故請選近臣曉財利者倣劉晏法瀕江置司以制國用鄉村置義倉以備水旱增重監司之選後多採用其言

吏部侍郎綦崇禮上奏曰臣嘗觀周宣王之小雅於車

攻則曰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於吉日則曰能愼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然則中興之效本於修政事而政事之修亦在夫小大之臣無不自盡而已今朝廷播遷庶事草創外備彊敵内鋤羣盜日不暇給而百司庶府小大之臣類多苟且偷安不務舉職姑息胥吏闊略細務累資養譽猶襲承平之弊其間亦有孜孜奉公疚心職事者則衆必非笑指以為迂至擿其事而靳之曰了得其事便足以勝夷狄否臣切怪之且

國家大體輔弼大臣任之所謂百司庶府之臣知治其一官一職而已夫使一官一職而皆治焉則事將無所不治傳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彼憂之誠是也盍亦圖其所憂而效於上歟儻無所陳其智謀以裨國論之萬一乃徒私憂過計空言廢實亦奚救於危亂哉今不及其暇時修起庶政顧以細務為不足省則大事亦將委靡而紀綱弛矣紀綱既弛而欲駕馭豪傑以興衰撥亂不亦難乎臣愚欲望聖斷深察兹弊

申飭百執事之臣各揚其職無以空言憂國而妨實務庶幾細大畢舉紀律設張則内治外攘無所不可矣

崇禮遷兵部侍郎又上奏曰臣聞為天下者審夫議論規橅所存而已規橅者國家所恃以立議論者規橅所待而定議論定則規橅立規橅立而國家之勢成矣議論不定則規橅不立規橅不立而國家之勢危矣夫規橅議論尤急於天下多事之際議論定則成不定則敗規橅立則存不立則亡此成敗存亡之機也仰惟陛下

初紹大統適當冦敵搏噬盜賊憑凌之時凡所為議論規橅有未能定今八年之久天下之變至此已極戎狄之要雖未可得而其情已見盜賊之暴雖未盡平而其勢已蹙事固有失之於始收之於終其在今日收終之時也故臣愚竊以為今日之議論規橅宜不出三者恢復中原以成再造之功上也因所有之地而疆理之中也茍目前之安而無所為下也語其上則今之力誠未可為守其下則吾之勢不可復立惟度時量力就其中

者為之中者既成則其上可馴而致茍止於下則雖志於中者有不可得矣臣愚欲望陛下發自聖志明詔大臣無取言高以害實治毋偷茍安以玩歲月議論審其可用規橅定其適中以此立政事以此任人材以此責功效如是而期月之間治功不成未之見也

權知渠州虞允文名對上言曰臣聞聖人與天同功天不變其道而萬物化聖人不變其道而萬民順天非有心於化物也物化於一氣之周流聖人非有心於順民

也民順於一德之終始蓋不變則常常則久久則安自然之理也古之聖人圖回天下持心以一慮治以終不忽其所可輕不矜其所已得御其情以求可慎之事因其事以防或縱之情亹亹繹繹純而不已其在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夫德至於日新而不變者以其一也有萬之衆尚有不順其治哉恭惟陛下得一之妙見於始終日用之際臣請有以明之撥亂反正既得天矣而不忘於寅畏鮮嬈除苛既安民矣而不忘於焦勞立政

立事旣法祖宗矣而不忘於繼述三十餘年之間勤於己而佚於人儉於國而豐於天下凡務損以自克之道無不用其至薄海內外孰不歸仁嗚呼盛哉然而天下之事一日而萬變天下之人一心而百僞變則有害正之基僞則有亂真之漸安危治忽所由分也故虞舜之惟幾商湯之慎終周成王之持盈其保治之術汲汲如此臣愚欲望陛下堅守常道益懷永圖凡一慮之萌一事之作必畏天必安民必法祖宗則君德不二治理如

一億萬年之洪業永永無窮矣臣不勝犬馬愛君之誠惟陛下留神省察

中書舍人周麟之論賞罰名實狀曰臣聞自古中興之君惟漢宣帝為得治道之要史臣稱之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嗚呼斯言盡之矣仰惟皇帝陛下以英叡之姿系隆景祚躬履多難式遏寇略事同乎創業枝飾百度濟登至平功兼乎守成盛德丕烈固已超出百王上矣而臣猶區區以宣帝為言者以陛下方厲精

聽斷剗除宿弊用更化于四方施之於今莫此為急信賞必罰則公道舉綜核名實則真賢興二者國家之先務雖堯舜三代之治不外是而宣帝能用之以救弊顧陛下取法焉若夫雜霸術尚刑名此則宣帝之失臣不敢為陛下道

高宗時御史中丞許景衡上奏曰臣自蒙誤恩備位執法閲日滋久了無建明不獨智慮短淺言辭澀訥之故亦以陛下方圖東幸纖悉措置上闗宸慮竊謂與其狂

易之黷寧負不敏之罪今者駐蹕淮甸上下安寧此正講明治道興滯補廢之時也故不揆迂愚輙以見聞昧死上獻庶幾有補聖政之萬一臣竊觀方今人材未備而政事不立法度未修而宿弊尚存浮費不節而國用空虛賦役煩重而民力困弊命令不行而事多壅滯賞罰未明而人無懲勸賊盜繼作而吏民被害邊境危急而武備弗嚴姦贓未遂而貪暴滋多公議未伸而親黨害政凡此十事之利病實繫國家之安危安危所在變

故難測以陛下之神武英斷必能成中興之業以陛下之誠心孝友必能迎二聖之歸其事雖曰多端其要不過十者而已惟是十事之利其講之則不可不熟十事之害其去之則不可不速講之熟則是非明白去之速則立見治効欲望睿旨下三省樞密院公共討論修復祖宗之成憲稽參士夫之公議下從民欲上取聖裁于以致中國之安榮于以釋異域之憂鬱在陛下果斷力行之而已

李綱初至行在上本政論曰臣竊以朝廷天下之本也政事法度於是乎出故中書進擬門下審駁尚書奉行所以宣布天子之命令使四方禀承焉政出於一則朝廷尊而天下安政出於二三則朝廷卑而天下危天下之安危係於朝廷之尊卑而朝廷之尊卑係於宰輔之賢否與夫人主聽任之重輕其可忽乎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相之而威令遂振何哉德裕知所本故也其初為相即上言曰宰輔非其

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號令紀綱咸自己出故能削平僭偽號為中興然則於艱難多事之秋所以出政者尤不可以不一也自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閹宦恩倖女謁皆得以干預朝政所謂宰輔者保身固寵不敢以為言遂失其職法度廢弛馴致靖康之禍非一朝一夕之積也臣愚誠願陛下深思天下安危之本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任人監崇觀之失以刷靖康之大耻宗社生靈不勝幸甚

李光上治道劄子曰臣嘗謂帝王者神民萬物之主也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所恃者衆心之所戴也歴考自古興衰撥亂之君未有不因乎人心而能有為者蓋觀人心之所與則知天命之所歸故金人之盛強或不足畏盜賊之猖獗或不足憂中原之竊據或不足慮關陜之捷奏或不足喜臣願陛下凡所舉措務合人心而已令移蹕之初扶攜之民歸往如市海内顒顒皆託命於陛下士民傾屬以觀聖化之行則今日之所施為安得

不汲汲乎昔梁襄王問於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曰天下莫不與也又曰不行王政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引領而望之欲以為君夫豈在山河之固甲兵之利土地之廣哉臣願陛下克己恭勤隆道德於上大臣守法奉公肅紀綱於下明賞罰辨邪正懲汙偽之黨以砥礪名節去姦贓之吏以惠養小民容受直言駕馭英傑如是而人心不歸海内不服未之前聞也惟陛下留神

省察

著作郎張嵲出為福建路轉運判官上疏略曰古之人君其患有二不在於拒諫在納諫而不能用不在於不知天下利害在知而不以為意陛下渡江十年矣外有勍敵之國內有驕悍之兵下有窮困無聊之民進言者多矣今皆以為陳腐而別取新奇之說任事者衆矣今皆習是以為當然而更為迂闊之事此近於納諫而不知用知利害而不知恤也為令之計朝斯夕斯非是二

者不務數年之後庶其有濟國之所惡者莫大於朋黨
令一宰相用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用之一宰相去
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逐之宜其朋黨之寖成也
右司諫潘良貴上奏曰臣嘗謂自古一治一亂不可為
常由堯舜迄于五代三千二百九十餘年其間所以治
者無他君臣協心各相戒飭凡所施為合於大公至正
之道而已所以亂者無他君臣異志皆務因循凡所施
為悖於大公至正之道而已仰惟祖宗之有天下兵不

血刃市不易肆天意人心不約自歸當時制為法度立為紀綱非益於國非利於民有所弗措是以海内廓廓無事百有餘年承平既久姦臣擅權肆為蔽欺率意改作祖宗紀綱法度廢壞殆盡遂繼之以大亂陛下紹承大業於艱難之際焦心勞思欲恢復中原迎還二聖九年于兹矣然而治道殊未有以稱聖意者臣謂大公至正之道尚塞而未行也夫祖宗順此道而治其後逆此道而亂今不欲治安如祖宗時則已如必欲之可不兢

兢業業朝夕唯此道之是念乎臣願陛下靜澄其心思祖宗創業之難念父兄遠狩之久憫生靈常懷塗炭之苦憤土地日有侵削之憂凡下一令行一事必先以此四者為念然後發之於政詔大臣同心協力勿以一毫私意曲狥人情斷自今日其已往者漸以公正之道更革之其方來者力以公正之道固守之如四時之有信如金石之不移則天下庶乎有休息之期也如其不然臣恐萬事寖以大壞雖無敵國外患而中國自弊矣唯

陛下留神察焉

歷代名臣奏議卷四十六